

许寿裳文集

卷

百家出版社



许寿裳文集

倪墨炎 陈九英 编

上卷

百家出版社



许寿裳文集

上 卷

倪墨炎 陈九英 编

百 家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许寿裳文集/许寿裳著. —上海：百家出版社，
2003.5

ISBN 7-80656-567-1

I . 许... II . 许... III . ①许寿裳-文集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 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7773 号

书 名 许寿裳文集(上下卷)
编 者 倪墨炎 陈九英
责任编辑 姜逸青
封面设计 梁业礼
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35.25 插页 8
字 数 815 000
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ISBN 7-80656-567-1/I·18
定 价 55.00 元



许寿裳先生(1930年代在南京)



许寿裳先生(1946年在台北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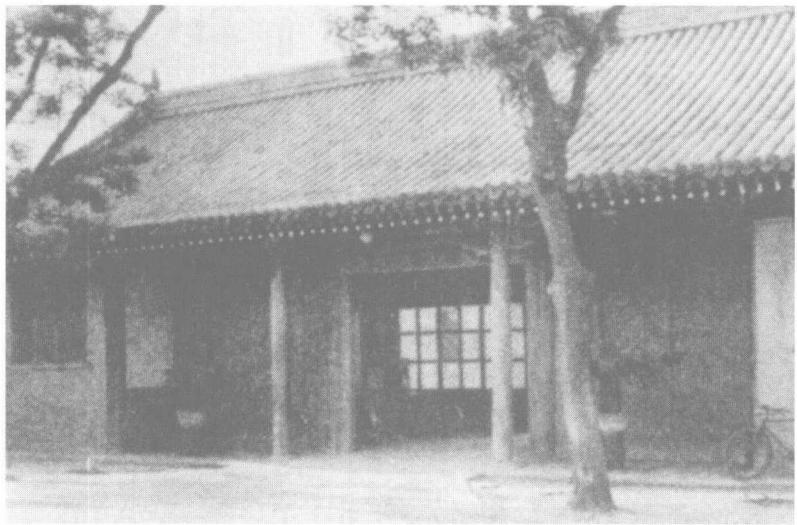


左图：许寿裳、鲁迅、陈仪、邵文容(1904年在日本东京)

右图：许寿裳、鲁迅、蒋抑卮(1909年在日本东京)



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合影，前排右起第五为许寿裳
第三为鲁迅(1910年摄于日本东京)



上图：蔡元培像

下图：许寿裳长期供职的教育部



右起：许寿裳、沈兼士、朱遏先、沈士远、钱玄同、
马裕藻、周作人(1936年摄于北京)

憤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雏嘗
有絲夢裏依稀忍淚渙城頭
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冤鬼恣
向刀邊覽小詩吟罷低眉乞寫
豪刃光如水照緇衣

辛未春作謹呈

李本兄教正

魯迅



鲁迅书赠许寿裳《自嘲》诗

孟真先生大體

久未晤 故特起居安善為候

茲有幸辱者：小兒世謨自畢業清華大學國文學系後，應任中學教師，甚大輔大講師現任臨大補習班副教授。歷年所開科目為中國音韻學、廣韻古音研究、六朝文、昭明文選、目錄學、校勘學。世謨勤於研究，學生翕然，尚喜讀越故援而舉不避之義，特為函示，明知。貴校復員人手濟，國文系中偶有所需，尚希一設法。程
儒不勝銘感。專此。順承。
曼福。

適之先生不日返國，以此致候。

弟許壽裳



啟

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八日

许寿裳致傅斯年信(手迹)

纪念许寿裳先生诞辰 120 周年

(1883.2.—2003.2.)

编 辑 说 明

许寿裳先生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，是一位不应遗忘的历史人物。他为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他是我国有影响的教育家。早在日本留学时期，他学的就是师范专业。他一生中，长期工作在教师的岗位上，或在教育行政工作的位置上。辛亥革命后，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，许寿裳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。当时百废待兴，许多我国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规划设计和规章制度，出自他的筹划；他并起草《中华民国教育宗旨》等这类重大文件。以后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，他任主任秘书、秘书长、干事，许多教育文化方面的规划、政令也出自他之手。他为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，做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。他延聘各方面的人才，一时李霁野、李何林、台静农、谢似颜、杨云萍、乔大壮等一大批专家、学者、翻译家，先后到台工作。编译馆设台湾研究组、学校教本组、社会读物组、名著翻译组。他

认为重点是编写中小学教科书,当务之急是推广国语(普通话)和国文(白话文)。他创编《光复文库》,第一本就是他亲自写的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。他也注意研究台湾文化,创办《台湾学报》,亲自写发刊词。台湾不但在地域上而且在文化上,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,异国的一度侵入,也改变不了这样的历史事实。由于政坛的变化,台湾编译馆虽只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,但台湾文化的复兴和发展,特别如普通话和白话文的普及,许寿裳有着无法抹去的最初的汗马功劳。

在大学的讲台上,作为一位教授,许寿裳以博学著称,但也有几个深入研究的点。他在几所大学经常开的课是“古代考试制度和官制”、“中国小说史”、“中国文字学”,还开讲过“传记研究”。他桃李满天下。我国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袁珂,就是他在华西大学的学生。袁珂的毕业论文《中国小说名著四种研究》,在许寿裳的指导下完成。袁珂的古代神话研究正是在许寿裳的教诲下起步的。据当年台湾大学的学生叶庆炳、陈诗礼回忆:文字学本来是一门枯燥的课,但许先生讲中国文字的发展,讲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文,大家“用心听讲”,就有了兴趣。

许寿裳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专家、作家。他所写的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、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》等著作,既回忆了鲁迅和他一起在日本留学、一起在教育部工作和在大学教书的许多情况,还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进行评论,已成了研究鲁迅的最基本的必读书。许寿裳写人物传记,一是严格忠于历史事实,二是持论公允:决不因某种社会思潮或某种政治需要,在内容上或观点上作种种波动。在国民党的统治下,他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,对“清党”的做法明确地进行了批评。他写道:“清党事起,学生被捕者不少,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,归来一语不发,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,一

问,知道营救无效。不久,他果然辞职,我也跟着辞职。”又说:“他时常提起,有某人瘦小精悍,头脑清晰,常常来谈天的,而今不来了。”这“某人”,指的是被害的共产党员。在写到鲁迅在上海的十年生活时,许寿裳没有忘记写上一笔:“一九三〇年春,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,其罪名曰‘反动文人’,其理由曰‘自由大同盟’,说来自然滑稽,但也很可痛心。”这等于在批评国民党当局对鲁迅的迫害毫无道理。在写到左联成立时,许寿裳写道:“鲁迅参加‘左翼作家联盟’的成立会,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‘左翼作家联盟’到这时才成立呢。因为鲁迅已经首先输入了蒲力汗诺夫、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,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,更加坚实而有力。这些译书的影响确是很大,从此内讧停止,开始深入的发展,形成崭新的阵营。”这段话,不但肯定了左联的成立,而且还赞颂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输入。许寿裳这样写,当然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。这书1947年出版,和他1948年在台湾遇害可能也有关系。许寿裳何尝不会想到这会冒犯当局,但他认为这是历史事实,他应该秉直而书,而不应回避。他写《章炳麟》也是如此。1944年,贵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公展亲自写信给许寿裳,要他写一部作为“学术先进”的章太炎(炳麟)的传记。他答应了,并很快就写了出来。在交稿的时候,他却写信给潘公展声明:“章先生为革命元勋,同时为国学大师,世人仅注意后一点,不足以明真相。拙稿双方并重,而文字力求简要,删而又删,成此字数。”许寿裳这观点和鲁迅是相似的。鲁迅在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中说:他和许寿裳等几个青年在东京去章太炎寓所听其讲学,“并非因为他是学者,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”。所惋惜的是:“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,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,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,和时代隔绝了。”而国民党当权者却竭力把章太炎

宣传为“宁静的学者”、“国学大师”，企图抹去他作为革命者的历史。潘公展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》分三辑，第一辑为“民族伟人”，第二辑为“历代贤豪”，第三辑为“学术先进”，曾国藩、梁启超、章炳麟同属第三辑。许寿裳的声明，实际上是对潘公展力图抹去章太炎的革命经历，保留了自己的意见。他写章太炎“双方并重”，是为了使世人知道这个历史人物的全面“真相”。

许寿裳写鲁迅、章太炎的传记，还不时夹入一些他和传主的交往情形，使他的叙述既客观，又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，似乎能让读者感受到这些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。这在学术性人物传记中，也可说是一大特点。

许寿裳是光复会的第一批会员。以后光复会、兴中会、华兴会联合，成立同盟会，许寿裳就加入了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，在孙中山领导下，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小政党成立国民党，许寿裳也加入了国民党。但他从不以这样的身份为自己谋求什么好处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“对于党务未尝致力，而且不满于党内有党”。他“一心教育”，远离政坛的争权夺利，始终保持学者和文人的本色。但他在政治上又头脑清楚，是非明白，从不糊涂。20年代他不赞成“清党”；30年代他反对迫害鲁迅和左翼作家；对日军的步步入侵，他反对“不抵抗主义”，主张对日本要“一口咬住不放”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他1938年出任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时，教育部长陈立夫密电西北联大学校当局，谓“院长宜择超然者”，意即许寿裳有倾向性，不接近“中央”。许寿裳得知后，立即愤而辞职，而且从此不见陈立夫。后汤恩伯请他任中正学院院长，他亦坚辞不就。也正因为他在政治上是明是非的，鲁迅与他结成了终身不渝的深厚情谊。据许广平回忆：“鲁迅先生无论工作多么忙，看到许先生来，必然放下，好像把话匣子打开，滔滔不绝，间以开怀大笑，旁观者亦